



說出埋在心底的話

趙安安

我們來談一個嚴肅又很溫馨的話題——死亡。美國三藩市大學醫學院做了一個電腦的程式系統，可以用來預測你什麼時候會死亡，聽起來是不是很令人震驚？這個系統適用於六十歲以上的老年人，它只要輸入你各種各樣的身體狀況，如心臟、皮膚、呼吸系統、血壓、心率指數等，以及加上一些測驗，如一分鐘能走多少路，你走多久必須要休息，等等。把所有資料輸入這個系統，就能預測你幾歲的時候會到另一個世界去。

世事無常，我們根本無法知道將來會發生什麼事情，如果有一天你收到了生命的預測通知，告訴你即將面臨死亡，那麼，在生命結束之前你會做什麼？

一個真實的故事發生在二次世界大戰前的日本。一架國內飛機因為事故要撞山了，在此之時，機長通知乘客飛機即將墜毀，不可能生還，要他們趕快拿出紙筆寫下遺書。飛機最後撞山墜毀，沒有一個人生還。

當時坐飛機的都是有頭有臉的人物，後來事故現場有人收集遺書，在這些遺書當中，沒有看到遺產和權利分配，而是都出現了三個字：對不起。

這件事情讓大家感到非常震驚，沒想到這些有權勢地位的人物想對在世的人說的最後一句話竟然是對不起。當時的日本是一個大男人主義盛行的地方，這些搭飛機的人物在日常生活中是絕不會對家人或者孩子道歉的，但是他們卻留下了一句意義重大的對不起，他們內心的遺憾和愧疚，雖然嘴上沒說，卻是存在於心的。

對於很多身體健康的人而言，死亡是個太過遙遠的話題。然而，旦夕禍福，生死一線，時時刻刻在不斷上演。有一句話，「Right now, or too late」：「現在，或者太遲」。那些掩藏在你心底許久的話語，如果你還有機會表達，把握現在，就在當下。

事過境遷，時空轉換至二〇一〇年九月十一日的紐約。在飛機撞擊雙子大廈前，機上的人們不停地打着電話，在他們手機的通訊記錄裏，出現的最多的話語，不再是對不起，而是我愛你。

二〇一五年十一月十三日，法國巴黎發生恐怖襲擊，釀成至少一百三十二人死亡。一名失去妻子的丈夫萊里斯在臉譜（Facebook）發文，一方面表達他對妻子的追思，同時也用個人的方式對伊斯蘭國（ISIS）宣戰：「我不會如你們所願的憎恨你們，不會放縱自己屈服於仇恨與憤怒，那將會讓我顯得像你們一樣無知。」「你們輸了，我會繼續走下去，一如往常。」此外，他同樣悲傷地表示，自己在幾個難忍的夜晚後，終於夢見了妻子，而夢中的妻子，就如同他十二年前愛上她時一樣美麗，「我幾乎被心碎擊倒，我承認你們得到了小小的勝利，但我同樣知道我的妻子每天都會和我同在，而我們將在充滿自由靈魂的天堂裏再次相遇，那是你們一生也到不了的地方。」

從「對不起」到「我愛你」，從東方到西方，從過去到未來，人之將死，其言也善，我們內在的愧疚和愛意都要被表達過後才能了結。而這些未嘗訴說的情感可能是「對不起」，也可能是「我愛你」。

現在，問一問自己，對身邊的人還有什麼沒有說完的話，是對不起，我愛你，謝謝你，或者是我原諒你？如果今天就是你的最後機會，那些埋藏在心底的話語，請給一次溫暖的告白。Right now or too late，就是現在，好好把握吧。

私字一閃念

嚴陽

「文革」年代，誕生了不少很有那個時代特色的語言，「狠鬥私字一閃念」就是其中之一。我那時候上中學，為了回應號召，會避重就輕地挑出自己藏在內心深處的某些「私心雜念」公諸於眾進行「鬥私批修」，譬如說在勞動中乘老師同學不注意，躲到一邊「偷懶」；或者是明明知道教室的窗戶沒有關牢，但卻因為自己愛玩什麼的視若無睹跑開了。哪些是不能亮出來的「私心雜念」？譬如說，對班上某個面容姣好的女同學十分心儀；再譬如說，因為飢餓，在經過飲食店的時候忽然之間產生的試圖偷竊一類的念頭。

幾十年過去了，現在想來，即就是當年那些不可告人的「私心雜念」也沒有什麼大不了的；對於任何人來說，「同性相斥、異性相吸」是自然規律，愛美則是人的天性；溫飽，是人生存的最為基本的條件，也是人最基本的追求。因此，心儀某位女生，試圖竊取食物之類，算得了什麼？不僅如此，就是在今天，對於已經年不再的我，私心雜念依然難免；並且我敢說對於任何人，哪怕是居於高位、聲名赫赫的人物來說，也是這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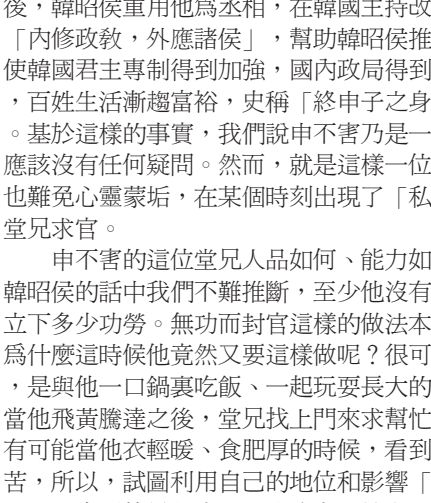
之所以這麼說，是因為我讀《戰國策·韓策》，讀到了這樣一則故事：申不害請求給自己的堂兄封一個官職，韓昭侯不同意。申不害面露怨色。韓昭侯說：「這可不是從你那裏學到的治國之策嗎？你是讓我聽從你的請求，而拋棄你的學說呢，還是推行你的主張，而拒絕你的請求呢？你曾經教導我要按照功勞大小來安排官職等級。如今你又有什麼請求，這將讓我聽從哪一種意見呢？」申不害於是就離開客舍前去請罪，對韓昭侯說：「君王真是論功授官的人啊！」

申不害是戰國時期很有影響的法家重要人物。在韓國滅掉鄭國後，韓昭侯重用他為丞相，在韓國主持改革。他在韓為相十九年，「內修政教，外應諸侯」，幫助韓昭侯推行「法」治、「術」治，使韓國君主專制得到加強，國內政局得到穩定，貴族特權受到限制，百姓生活漸趨富裕，史稱「終申子之身，國治兵強，無侵韓者」。基於這樣的事實，我們說申不害乃是一位傑出的思想家和政治家應該沒有任何疑問。然而，就是這樣一位傑出的思想家和政治家，也難免心靈蒙垢，在某個時刻出現了「私心雜念」——試圖為他的堂兄求官。

申不害的這位堂兄人品如何、能力如何我們不知道，但是，從韓昭侯的話中我們不難推斷，至少他沒有為韓國也可以說為韓昭侯立下多少功勞。無功而封官這樣的做法本是申不害堅決反對的，可為什麼這時候他又要這樣做呢？很可能的原因是，他那位堂兄，是與他一口鍋裏吃飯、一起玩耍長大的，感情相當深厚，因此，當他飛黃騰達之後，堂兄找上門來求幫忙的時候，他抹不開臉；也有可能當他衣錦還鄉、食肥厚的時候，看到堂兄衣食無着心下甚是痛苦，所以，試圖利用自己的地位和影響「拉兄弟一把」。

其實不管是什麼人，誰沒有人性與人情？也可以說，只要是人，那麼，就會有親朋、愛幼、趨利避害的本能，就會在某些時刻出現「私字一閃念」。所以，對於人，尤其是像申不害這樣居於高位的人，一方面要充分信任，放手讓他去工作；但與此同時，又要保持一定的警惕，從制度上努力去監督他、制約他，讓他即便是出現「私字一閃念」也很難為所欲為。而在申不害當政的那十多年間，韓國之所以綜合國力得到了極大的提升，讓其他國家忌憚三分，其自身的能力超強是一個方面，而韓昭侯保持了相當清醒的頭腦，起到了一定的監督的作用，也應該是很重要的一個方面。

但是，韓昭侯這樣的「明君」總是少數，「昏君」則更多。所以，應對申不害的「私心雜念」的最好的辦法，恐怕還是需要從制度建設上做起。如何做？剷除古代專制，建立現代民主。而在一個屬於民主的社會框架下，所有的公民都會成為監督者、制約者；如此這般，「私心雜念」就只能只存在於人的心裏，而很難變為現實。



「打土豪好比砍大樹。砍倒了大樹就有柴燒，打了土豪就有飯吃，有衣裳穿。」革命成功，革命到底心不變。」革命成功，革命到底心不變。」革命成功，革命到底心不變。」

日前遊井岡山，吃到了紅軍餐，看到紅軍勳章，頗有感。二〇一五年十月十日，下午，天色已暮，大夥才坐遊山遊山，大夥才坐遊山遊山，大夥才坐遊山遊山。

大夥到達超逾海拔千米的旅館，感覺既濕且寒。年岡山中亞熱帶氣候，濕潤。年平均氣溫十四度，年均降雨量一千八百六十五毫米，年均霧日九十六天，秋冬多霧。

放眼四望，旅館不少，「美味在民間，好菜在農家」、「井岡山農家」、「紅軍紅米飯、南瓜湯」的標語醒目。

翌晨大清早起床，微風吹着細雨，更覺濕寒。到旅館餐廳吃早餐，滿堂穿軍服的青壯男女，正在快速進食，他們是來井岡山的學員。有人隨口說了幾句：「走紅軍之旅，鑄井岡山精神」、「堅定信念，艱苦奮鬥」、「實事求是，勇於創新」，「依靠群眾，勇於勝利」。

及後往參觀井岡山革命紀念館，看到更多的井岡山名言錄，例如毛澤東主席說：「中國從最初的革命建國時期，到改革開放，中間歷經過無數風浪。新一代年輕人衣食無憂，當今物欲追求不盡，昔時先輩民風樸樸，革命建國的艱辛，更需要年輕人認真體會。偶爾上井岡山，追思往昔，緬懷一下，喝水不忘掘井人啊！」



是「碰瓷」嗎？

王健梅

周五下班時，同事有事，搭乘我車到市裏。在靠近路邊一個公交站台時，我停車，同事下了車。此時天漸漸黑了，到處籠罩着層層薄霧。路上車來車往，我小心翼翼地啓動車子，剛剛提速，只見車前有個身穿紫色衣服約有七十多歲的老年人，雙臂張開，不偏不倚，衝着我的車走來，嘴裏大聲吵着：「停下來！我不正，有點惱了。按着喇叭，示意讓我離開。可是她卻沒有一絲毫離開的意思。反而越來越靠近我的車。不得已，被迫停了下來。她拿着手裏的飲料瓶猛烈地敲打着車窗，讓我開門。我該怎麼辦？真沒開門嗎？我又沒碰着她？為什麼非要我停下來？」

難道這就是人們常說的「碰瓷」嗎？我心裏害怕極了。也不知道該怎麼辦，哎！怎麼沒安裝個行車記錄儀。如果有個行車記錄儀，攤上這事我也不害怕了。傳說中的「碰瓷」今天咋就讓我遇上了呢！心裏暗暗叫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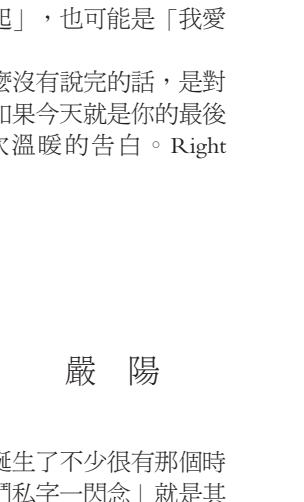
對！絕對不能開車門，網上不是經常說：遇到陌生人敲車窗，不能輕易開車門。「開車門，我要上車。」老人再三催促。只見她在外焦內急地拍打着車窗，我心驚膽戰地坐在車裏。就這樣，我們僵持着。後面車越來越多，僅僅從喇叭聲此起彼伏，圍觀的人漸漸多了起來。

我六神無主地坐在車裏，聽到圍觀的人開始詢問老人：「幹嘛的，怎麼攔着車？有事嗎？」「我要上車，她不開車門。」老人振振有詞。「我根本不認識你呀！怎麼要上車。」我心裏直犯嘀咕。車周圍圍觀的人越來越多，可是我依然不敢開車窗，更不敢下車。

對，打電話報警，老這樣僵持着也不是個事，她萬一詭計多端呢？我順手拿起了手機，正要撥打時，看到一個中年男子匆匆來到車跟前，拉着老人往回走，不時回頭給我說：「對不起！老人認錯車了，就跟你時間了。」

我對着車外鬆了一口氣，衝着中年男子點了點頭。依然沒有開車窗，因為我無法面對車外的母子倆，感覺自己很可笑。

回來的路上一直在想，如果當時我開了車窗，老人看清楚不是自家人，就不會一直攔在車前，後邊也就不會堵了一長隊汽車，周圍也就不會吸引那麼多人圍觀了。回到家，摸着還在撲撲跳的胸口，真不知道我在那時為何會想着「碰瓷」，「報警」這樣的字眼，甚至設想一幕幕電影裏的驚悚劇情。不就是一個認錯了車的老太太嗎？從何時起，自己變得如此多疑，如此惶恐，如此懼怕「被坑」？又從何時起我們的社會把我們的想像力引導到一個可怕的路上去了呢？



「私心雜念」公諸於眾進行「鬥私批修」，譬如說在勞動中乘老師同學不注意，躲到一邊「偷懶」；或者是明明知道教室的窗戶沒有關牢，但卻因為自己愛玩什麼的視若無睹跑開了。哪些是不能亮出來的「私心雜念」？譬如說，對班上某個面容姣好的女同學十分心儀；再譬如說，因為飢餓，在經過飲食店的時候忽然之間產生的試圖偷竊一類的念頭。

幾十年過去了，現在想來，即就是當年那些不可告人的「私心雜念」也沒有什麼大不了的；對於任何人來說，「同性相斥、異性相吸」是自然規律，愛美則是人的天性；溫飽，是人生存的最為基本的條件，也是人最基本的追求。因此，心儀某位女生，試圖竊取食物之類，算得了什麼？不僅如此，就是在今天，對於已經年不再的我，私心雜念依然難免；並且我敢說對於任何人，哪怕是居於高位、聲名赫赫的人物來說，也是這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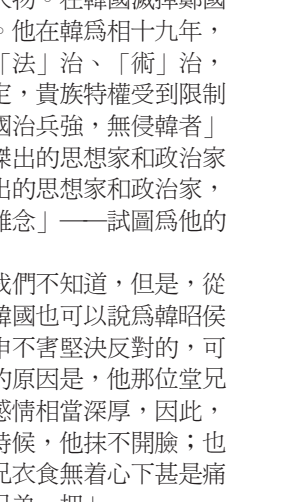
之所以這麼說，是因為我讀《戰國策·韓策》，讀到了這樣一則故事：申不害請求給自己的堂兄封一個官職，韓昭侯不同意。申不害面露怨色。韓昭侯說：「這可不是從你那裏學到的治國之策嗎？你是讓我聽從你的請求，而拋棄你的學說呢，還是推行你的主張，而拒絕你的請求呢？你曾經教導我要按照功勞大小來安排官職等級。如今你又有什麼請求，這將讓我聽從哪一種意見呢？」申不害於是就離開客舍前去請罪，對韓昭侯說：「君王真是論功授官的人啊！」

申不害是戰國時期很有影響的法家重要人物。在韓國滅掉鄭國後，韓昭侯重用他為丞相，在韓國主持改革。他在韓為相十九年，「內修政教，外應諸侯」，幫助韓昭侯推行「法」治、「術」治，使韓國君主專制得到加強，國內政局得到穩定，貴族特權受到限制，百姓生活漸趨富裕，史稱「終申子之身，國治兵強，無侵韓者」。基於這樣的事實，我們說申不害乃是一位傑出的思想家和政治家應該沒有任何疑問。然而，就是這樣一位傑出的思想家和政治家，也難免心靈蒙垢，在某個時刻出現了「私心雜念」——試圖為他的堂兄求官。

申不害的這位堂兄人品如何、能力如何我們不知道，但是，從韓昭侯的話中我們不難推斷，至少他沒有為韓國也可以說為韓昭侯立下多少功勞。無功而封官這樣的做法本是申不害堅決反對的，可為什麼這時候他又要這樣做呢？很可能的原因是，他那位堂兄，是與他一口鍋裏吃飯、一起玩耍長大的，感情相當深厚，因此，當他飛黃騰達之後，堂兄找上門來求幫忙的時候，他抹不開臉；也有可能當他衣錦還鄉、食肥厚的時候，看到堂兄衣食無着心下甚是痛苦，所以，試圖利用自己的地位和影響「拉兄弟一把」。

其實不管是什麼人，誰沒有人性與人情？也可以說，只要是人，那麼，就會有親朋、愛幼、趨利避害的本能，就會在某些時刻出現「私字一閃念」。所以，對於人，尤其是像申不害這樣居於高位的人，一方面要充分信任，放手讓他去工作；但與此同時，又要保持一定的警惕，從制度上努力去監督他、制約他，讓他即便是出現「私字一閃念」也很難為所欲為。而在申不害當政的那十多年間，韓國之所以綜合國力得到了極大的提升，讓其他國家忌憚三分，其自身的能力超強是一個方面，而韓昭侯保持了相當清醒的頭腦，起到了一定的監督的作用，也應該是很重要的一個方面。

但是，韓昭侯這樣的「明君」總是少數，「昏君」則更多。所以，應對申不害的「私心雜念」的最好的辦法，恐怕還是需要從制度建設上做起。如何做？剷除古代專制，建立現代民主。而在一個屬於民主的社會框架下，所有的公民都會成為監督者、制約者；如此這般，「私心雜念」就只能只存在於人的心裏，而很難變為現實。



大夥到達超逾海拔千米的旅館，感覺既濕且寒。年岡山中亞熱帶氣候，濕潤。年平均氣溫十四度，年均降雨量一千八百六十五毫米，年均霧日九十六天，秋冬多霧。

放眼四望，旅館不少，「美味在民間，好菜在農家」、「井岡山農家」、「紅軍紅米飯、南瓜湯」的標語醒目。

翌晨大清早起床，微風吹着細雨，更覺濕寒。到旅館餐廳吃早餐，滿堂穿軍服的青壯男女，正在快速進食，他們是來井岡山的學員。有人隨口說了幾句：「走紅軍之旅，鑄井岡山精神」、「堅定信念，艱苦奮鬥」、「實事求是，勇於創新」，「依靠群眾，勇於勝利」。

及後往參觀井岡山革命紀念館，看到更多的井岡山名言錄，例如毛澤東主席說：「中國從最初的革命建國時期，到改革開放，中間歷經過無數風浪。新一代年輕人衣食無憂，當今物欲追求不盡，昔時先輩民風樸樸，革命建國的艱辛，更需要年輕人認真體會。偶爾上井岡山，追思往昔，緬懷一下，喝水不忘掘井人啊！」



冬天，去觸摸鄉村

李丹崖

周末回老家去看父母，坐城鄉專線列車從公路上下來後，我就再沒有乘車，我想在鄉野裏走一走，感受一下冬天田野的廣袤和曠曠。

剛一下車，鼻孔裏旋即飄滿一種泥土的香，這是最踏實的香味，也是最安穩的香味，這些浮游在空氣中的小顆粒，我每次聞到它，總會想起「腳踏實地」這一個詞，宛如一棵大樹紮穩了根，不是嗎？我們每個人都是一棵樹，不管我們走到哪裏，我們的根依然紮在鄉村。

在城市裏呆久了，人人都想到鄉村去轉一轉，人是大自然的產物，在時光的河道裏漂泊久了都需要適時的回歸。生在農村的去鄉村是爲了了卻自己的還鄉夢，是一種親情的維繫在驅使，他們是鄉間田野上放飛的風箏，飛得再高再遠，線還控在故鄉門前的桑梓上。在城市裏長大的孩子去鄉村是爲了踏青，呼喚一下新鮮空氣，是去農家樂，看起來形式上是爲了圖個新鮮，其實，也是爲了進行一次心靈的洗滌。

冬日裏，鄉間的田野有一些薄霧，但是可見度還是非常高的，薄霧像圍巾一樣圍在村莊的上端，村莊靜默如同老人，搖曳生姿的樹木像一些扎堆頑皮的孩子，向着村莊的方向招手。烏鴉在田野上空盤旋，累了就落在樹杈上歇腳，黑壓壓的一片，總讓人想起梵高的名畫。在老家農村，烏鴉是有些迷信色彩的，牠和灰喜鵲形成了一對強烈的反義詞，灰喜鵲象徵着喜慶，烏鴉則有着不祥之兆，主要體現在烏鴉的叫聲，烏鴉在誰家門口叫了，誰家都要遭殃，所以，鄉間的孩子從來不敢用彈弓打烏鴉。迷信畢竟是訛傳，我們不妨把此訛傳看成是農人對烏雀的一種敬畏。

烏鴉在天空連翩滑翔，時而俯身飛下，落在田野裏，牠們在覓食。土地是隱忍的，任由烏鴉細爪的翻攪，依然敞開懷抱迎接萬物的飯食和支取，土地是鄉村的銀行，冬天是儲蓄的季節。清晨走在田間地頭，田野裏會冒出一層熱氣，如同酒池發酵一般，昭示着自己的富足。

麥苗是冬日田野裏少有的青綠，這些脆嫩的小東西在冬季的懷抱裏內斂而害羞，一叢叢地擠在一起，一副抱團取暖的意思，靜待着茫茫大雪的到來。這時候，鄉野裏的樹是最性感的，性感在它們的裸露，性感在它們的坦白，像極了姜文的電影，坦蕩而達觀，從不給自己的觀眾玩陰的，鄉間有一些薄霧，但可見度還是非常高的。



今冬的北京，跟往年不太一樣。冷空氣來得早，校園內的供暖也跟着提早。而最能給人以外驚喜的，大概要數早來報到的初雪了。

雪中的校園是寧靜的，只聽見雨雪飄落的聲音，不緊不慢，自有其獨特的節奏和韻律。過路的行人，不由自主地紛紛舉起手機、相機拍照，當然也有攝影「發燒友」，冒着寒風及冷雨，搶景抓拍。本來要到學院辦事的我，只想順道走走邊賞雪，不知不覺間，已「本末倒置」，「雪」成了主題。那是當然的，美好的景色與時光不抓緊留住，可是會稍縱即逝、一去不回頭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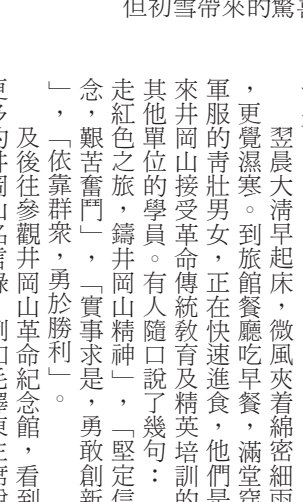
此時的，不由心生疑惑：雪景每年得見，賞景、留影之人，何以不見減少？每一年的初雪，為何更像初見，而非重逢？就像一年一度的某個節日或慶典一樣？有時，節日還難免會被人以各種各樣的理由所忽略。但初雪帶來的驚喜和新鮮感，似乎總能奏效。

大夥到達超逾海拔千米的旅館，感覺既濕且寒。年岡山中亞熱帶氣候，濕潤。年平均氣溫十四度，年均降雨量一千八百六十五毫米，年均霧日九十六天，秋冬多霧。

放眼四望，旅館不少，「美味在民間，好菜在農家」、「井岡山農家」、「紅軍紅米飯、南瓜湯」的標語醒目。

翌晨大清早起床，微風吹着細雨，更覺濕寒。到旅館餐廳吃早餐，滿堂穿軍服的青壯男女，正在快速進食，他們是來井岡山的學員。有人隨口說了幾句：「走紅軍之旅，鑄井岡山精神」、「堅定信念，艱苦奮鬥」、「實事求是，勇於創新」，「依靠群眾，勇於勝利」。

及後往參觀井岡山革命紀念館，看到更多的井岡山名言錄，例如毛澤東主席說：「中國從最初的革命建國時期，到改革開放，中間歷經過無數風浪。新一代年輕人衣食無憂，當今物欲追求不盡，昔時先輩民風樸樸，革命建國的艱辛，更需要年輕人認真體會。偶爾上井岡山，追思往昔，緬懷一下，喝水不忘掘井人啊！」



「私心雜念」公諸於眾進行「鬥私批修」，譬如說在勞動中乘老師同學不注意，躲到一邊「偷懶」；或者是明明知道教室的窗戶沒有關牢，但卻因為自己愛玩什麼的視若無睹跑開了。哪些是不能亮出來的「私心雜念」？譬如說，對班上某個面容姣好的女同學十分心儀；再譬如說，因為飢餓，在經過飲食店的時候忽然之間產生的試圖偷竊一類的念頭。

幾十年過去了，現在想來，即就是當年那些不可告人的「私心雜念」也沒有什麼大不了的；對於任何人來說，「同性相斥、異性相吸」是自然規律，愛美則是人的天性；溫飽，是人生存的最為基本的條件，也是人最基本的追求。因此，心儀某位女生，試圖竊取食物之類，算得了什麼？不僅如此，就是在今天，對於已經年不再的我，私心雜念依然難免；並且我敢說對於任何人，哪怕是居於高位、聲名赫赫的人物來說，也是這樣。

之所以這麼說，是因為我讀《戰國策·韓策》，讀到了這樣一則故事：申不害請求給自己的堂兄封一個官職，韓昭侯不同意。申不害面露怨色。韓昭侯說：「這可不是從你那裏學到的治國之策嗎？你是讓我聽從你的請求，而拋棄你的學說呢，還是推行你的主張，而拒絕你的請求呢？你曾經教導我要按照功勞大小來安排官職等級。如今你又有什麼請求，這將讓我聽從哪一種意見呢？」申不害於是就離開客舍前去請罪，對韓昭侯說：「君王真是論功授官的人啊！」

申不害是戰國時期很有影響的法家重要人物。在韓國滅掉鄭國後，韓昭侯重用他為丞相，在韓國主持改革。他在韓為相十九年，「內修政教，外應諸侯」，幫助韓昭侯推行「法」治、「術」治，使韓國君主專制得到加強，國內政局得到穩定，貴族特權受到限制，百姓生活漸趨富裕，史稱「終申子之身，國治兵強，無侵韓者」。基於這樣的事實，我們說申不害乃是一位傑出的思想家和政治家應該沒有任何疑問。然而，就是這樣一位傑出的思想家和政治家，也難免心靈蒙垢，在某個時刻出現了「私心雜念」——試圖為他的堂兄求官。

申不害的這位堂兄人品如何、能力如何我們不知道，但是，從韓昭侯的話中我們不難推斷，至少他沒有為韓國也可以說為韓昭侯立下多少功勞。無功而封官這樣的做法本是申不害堅決反對的，可為什麼這時候他又要這樣做呢？很可能的原因是，他那位堂兄，是與他一口鍋裏吃飯、一起玩耍長大的，感情相當深厚，因此，當他飛黃騰達之後，堂兄找上門來求幫忙的時候，他抹不開臉；也有可能當他衣錦還鄉、食肥厚的時候，看到堂兄衣食無着心下甚是痛苦，所以，試圖利用自己的地位和影響「拉兄弟一把」。

其實不管是什麼人，誰沒有人性與人情？也可以說，只要是人，那麼，就會有親朋、愛幼、趨利避害的本能，就會在某些時刻出現「私字一閃念」。所以，對於人，尤其是像申不害這樣居於高位的人，一方面要充分信任，放手讓他去工作；但與此同時，又要保持一定的警惕，從制度上努力去監督他、制約他，讓他即便是出現「私字一閃念」也很難為所欲為。而在申不害當政的那十多年間，韓國之所以綜合國力得到了極大的提升，讓其他國家忌憚三分，其自身的能力超強是一個方面，而韓昭侯保持了相當清醒的頭腦，起到了一定的監督的作用，也應該是很重要的一個方面。

但是，韓昭侯這樣的「明君」總是少數，「昏君」則更多。所以，應對申不害的「私心雜念」的最好的辦法，恐怕還是需要從制度建設上做起。如何做？剷除古代專制，建立現代民主。而在一個屬於民主的社會框架下，所有的公民都會成為監督者、制約者；如此這般，「私心雜念」就只能只存在於人的心裏，而很難變為現實。



鄉間有一些薄霧，但可見度還是非常高的

王健梅

周五下班時，同事有事，搭乘我車到市裏。在靠近路邊一個公交站台時，我停車，同事下了車。此時天漸漸黑了，到處籠罩着層層薄霧。路上車來車往，我小心翼翼地啓動車子，剛剛提速，只見車前有個身穿紫色衣服約有七十多歲的老年人，雙臂張開，不偏不倚，衝着我的車走來，嘴裏大聲吵着：「停下來！我不正，有點惱了。按着喇叭，示意讓我離開。可是她卻沒有一絲毫離開的意思。反而越來越靠近我的車。不得已，被迫停了下來。她拿着手裏的飲料瓶猛烈地敲打着車窗，讓我開門。我該怎麼辦？真沒開門嗎？我又沒碰着她？為什麼非要我停下來？」

難道這就是人們常說的「碰瓷」嗎？我心裏害怕極了。也不知道該怎麼辦，哎！怎麼沒安裝個行車記錄儀。如果有個行車記錄儀，攤上這事我也不害怕了。傳說中的「碰瓷」今天咋就讓我遇上了呢！心裏暗暗叫苦。

對！絕對不能開車門，網上不是經常說：遇到陌生人敲車窗，不能輕易開車門。「開車門，我要上車。」老人再三催促。只見她在外焦內急地拍打着車窗，我心驚膽戰地坐在車裏。就這樣，我們僵持着。後面車越來越多，僅僅從喇叭聲此起彼伏，圍觀的人漸漸多了起來。

我六神無主地坐在車裏，聽到圍觀的人開始詢問老人：「幹嘛的，怎麼攔着車？有事嗎？」「我要上車，她不開車門。」老人振振有詞。「我根本不認識你呀！怎麼要上車。」我心裏直犯嘀咕。車周圍圍觀的人越來越多，可是我依然不敢開車窗，更不敢下車。

對，打電話報警，老這樣僵持着也不是個事，她萬一詭計多端呢？我順手拿起了手機，正要撥打時，看到一個中年男子匆匆來到車跟前，拉着老人往回走，不時回頭給我說：「對不起！老人認錯車了，就跟你時間了。」

我對着車外鬆了一口氣，衝着中年男子點了點頭。依然沒有開車窗，因為我無法面對車外的母子倆，感覺自己很可笑。

回來的路上一直在想，如果當時我開了車窗，老人看清楚不是自家人，就不會一直攔在車前，後邊也就不會堵了一長隊汽車，周圍也就不會吸引那麼多人圍觀了。回到家，摸着還在撲撲跳的胸口，真不知道我在那時為何會想着「碰瓷」，「報警」這樣的字眼，甚至設想一幕幕電影裏的驚悚劇情。不就是一個認錯了車的老太太嗎？從何時起，自己變得如此多疑，如此惶恐，如此懼怕「被坑」？又從何時起我們的社會把我們的想像力引導到一個可怕的路上去了呢？



今冬的北京，跟往年不太一樣。冷空氣來得早，校園內的供暖也跟着提早。而最能給人以外驚喜的，大概要數早來報到的初雪了。

雪中的校園是寧靜的，只聽見雨雪飄落的聲音，不緊不慢，自有其獨特的節奏和韻律。過路的行人，不由自主地紛紛舉起手機、相機拍照，當然也有攝影「發燒友」，冒着寒風及冷雨，搶景抓拍。本來要到學院辦事的我，只想順道走走邊賞雪，不知不覺間，已「本末倒置」，「雪」成了主題。那是當然的，美好的景色與時光不抓緊留住，可是會稍縱即逝、一去不回頭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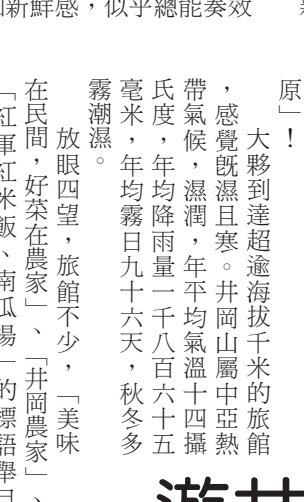
此時的，不由心生疑惑：雪景每年得見，賞景、留影之人，何以不見減少？每一年的初雪，為何更像初見，而非重逢？就像一年一度的某個節日或慶典一樣？有時，節日還難免會被人以各種各樣的理由所忽略。但初雪帶來的驚喜和新鮮感，似乎總能奏效。

大夥到達超逾海拔千米的旅館，感覺既濕且寒。年岡山中亞熱帶氣候，濕潤。年平均氣溫十四度，年均降雨量一千八百六十五毫米，年均霧日九十六天，秋冬多霧。

放眼四望，旅館不少，「美味在民間，好菜在農家」、「井岡山農家」、「紅軍紅米飯、南瓜湯」的標語醒目。

翌晨大清早起床，微風吹着細雨，更覺濕寒。到旅館餐廳吃早餐，滿堂穿軍服的青壯男女，正在快速進食，他們是來井岡山的學員。有人隨口說了幾句：「走紅軍之旅，鑄井岡山精神」、「堅定信念，艱苦奮鬥」、「實事求是，勇於創新」，「依靠群眾，勇於勝利」。

及後往參觀井岡山革命紀念館，看到更多的井岡山名言錄，例如毛澤東主席說：「中國從最初的革命建國時期，到改革開放，中間歷經過無數風浪。新一代年輕人衣食無憂，當今物欲追求不盡，昔時先輩民風樸樸，革命建國的艱辛，更需要年輕人認真體會。偶爾上井岡山，追思往昔，緬懷一下，喝水不忘掘井人啊！」



「私心雜念」公諸於眾進行「鬥私批修」，譬如說在勞動中乘老師同學不注意，躲到一邊「偷懶」；或者是明明知道教室的窗戶沒有關牢，但卻因為自己愛玩什麼的視若無睹跑開了。哪些是不能亮出來的「私心雜念」？譬如說，對班上某個面容姣好的女同學十分心儀；再譬如說，因為飢餓，在經過飲食店的時候忽然之間產生的試圖偷竊一類的念頭。

幾十年過去了，現在想來，即就是當年那些不可告人的「私心雜念」也沒有什麼大不了的；對於任何人來說，「同性相斥、異性相吸」是自然規律，愛美則是人的天性；溫飽，是人生存的最為基本的條件，也是人最基本的追求。因此，心儀某位女生，試圖竊取食物之類，算得了什麼？不僅如此，就是在今天，對於已經年不再的我，私心雜念依然難免；並且我敢說對於任何人，哪怕是居於高位、聲名赫赫的人物來說，也是這樣。

之所以這麼說，是因為我讀《戰國策·韓策》，讀到了這樣一則故事：申不害請求給自己的堂兄封一個官職，韓昭侯不同意。申不害面露怨色。韓昭侯說：「這可不是從你那裏學到的治國之策嗎？你是讓我聽從你的請求，而拋棄你的學說呢，還是推行你的主張，而拒絕你的請求呢？你曾經教導我要按照功勞大小來安排官職等級。如今你又有什麼請求，這將讓我聽從哪一種意見呢？」申不害於是就離開客舍前去請罪，對韓昭侯說：「君王真是論功授官的人啊！」

申不害是戰國時期很有影響的法家重要人物。在韓國滅掉鄭國後，韓昭侯重用他為丞相，在韓國主持改革。他在韓為相十九年，「內修政教，外應諸侯」，幫助韓昭侯推行「法」治、「術」治，使韓國君主專制得到加強，國內政局得到穩定，貴族特權受到限制，百姓生活漸趨富裕，史稱「終申子之身，國治兵強，無侵韓者」。基於這樣的事實，我們說申不害乃是一位傑出的思想家和政治家應該沒有任何疑問。然而，就是這樣一位傑出的思想家和政治家，也難免心靈蒙垢，在某個時刻出現了「私心雜念」——試圖為他的堂兄求官。

申不害的這位堂兄人品如何、能力如何我們不知道，但是，從韓昭侯的話中我們不難推斷，至少他沒有為韓國也可以說為韓昭侯立下多少功勞。無功而封官這樣的做法本是申不害堅決反對的，可為什麼這時候他又要這樣做呢？很可能的原因是，他那位堂兄，是與他一口鍋裏吃飯、一起玩耍長大的，感情相當深厚，因此，當他飛黃騰達之後，堂兄找上門來求幫忙的時候，他抹不開臉；也有可能當他衣錦還鄉、食肥厚的時候，看到堂兄衣食無着心下甚是痛苦，所以，試圖利用自己的地位和影響「拉兄弟一把」。

其實不管是什麼人，誰沒有人性與人情？也可以說，只要是人，那麼，就會有親朋、愛幼、趨利避害的本能，就會在某些時刻出現「私字一閃念」。所以，對於人，尤其是像申不害這樣居於高位的人，一方面要充分信任，放手讓他去工作；但與此同時，又要保持一定的警惕，從制度上努力去監督他、制約他，讓他即便是出現「私字一閃念」也很難為所欲為。而在申不害當政的那十多年間，韓國之所以綜合國力得到了極大的提升，讓其他國家忌憚三分，其自身的能力超強是一個方面，而韓昭侯保持了相當清醒的頭腦，起到了一定的監督的作用，也應該是很重要的一個方面。

但是，韓昭侯這樣的「明君」總是少數，「昏君」則更多。所以，應對申不害的「私心雜念」的最好的辦法，恐怕還是需要從制度建設上做起。如何做？剷除古代專制，建立現代民主。而在一個屬於民主的社會框架下，所有的公民都會成為監督者、制約者；如此這般，「私心雜念」就只能只存在於人的心裏，而很難變為現實。



遊井岡山吃紅軍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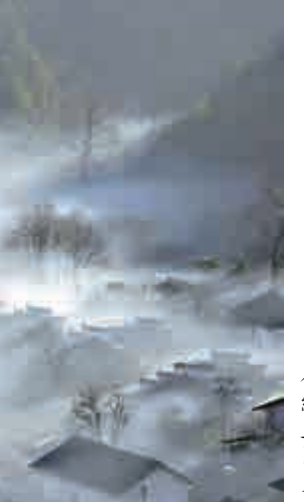
小可

大夥到達超逾海拔千米的旅館，感覺既濕且寒。年岡山中亞熱帶氣候，濕潤。年平均氣溫十四度，年均降雨量一千八百六十五毫米，年均霧日九十六天，秋冬多霧。

放眼四望，旅館不少，「美味在民間，好菜在農家」、「井岡山農家」、「紅軍紅米飯、南瓜湯」的標語醒目。

翌晨大清早起床，微風吹着細雨，更覺濕寒。到旅館餐廳吃早餐，滿堂穿軍服的青壯男女，正在快速進食，他們是來井岡山的學員。有人隨口說了幾句：「走紅軍之旅，鑄井岡山精神」、「堅定信念，艱苦奮鬥」、「實事求是，勇於創新」，「依靠群眾，勇於勝利」。

及後往參觀井岡山革命紀念館，看到更多的井岡山名言錄，例如毛澤東主席說：「中國從最初的革命建國時期，到改革開放，中間歷經過無數風浪。新一代年輕人衣食無憂，當今物欲追求不盡，昔時先輩民風樸樸，革命建國的艱辛，更需要年輕人認真體會。偶爾上井岡山，追思往昔，緬懷一下，喝水不忘掘井人啊！」



「私心雜念」公諸於眾進行「鬥私批修」，譬如說在勞動中乘老師同學不注意，躲到一邊「偷懶」；或者是明明知道教室的窗戶沒有關牢，但卻因為自己愛玩什麼的視若無睹跑開了。哪些是不能亮出來的「私心雜念」？譬如說，對班上某個面容姣好的女同學十分心儀；再譬如說，因為飢餓，在經過飲食店的時候忽然之間產生的試圖偷竊一類的念頭。

幾十年過去了，現在想來，即就是當年那些不可告人的「私心雜念」也沒有什麼大不了的；對於任何人來說，「同性相斥、異性相吸」是自然規律，愛美則是人的天性；溫飽，是人生存的最為基本的條件，也是人最基本的追求。因此，心儀某位女生，試圖竊取食物之類，算得了什麼？不僅如此，就是在今天，對於已經年不再的我，私心雜念依然難免；並且我敢說對於任何人，哪怕是居於高位、聲名赫赫的人物來說，也是這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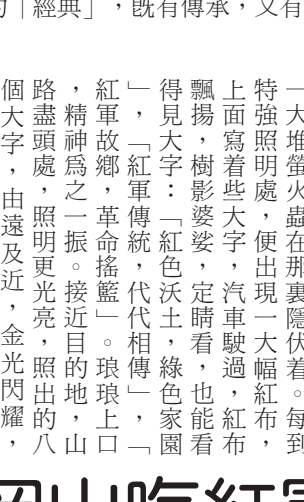
之所以這麼說，是因為我讀《戰國策·韓策》，讀到了這樣一則故事：申不害請求給自己的堂兄封一個官職，韓昭侯不同意。申不害面露怨色。韓昭侯說：「這可不是從你那裏學到的治國之策嗎？你是讓我聽從你的請求，而拋棄你的學說呢，還是推行你的主張，而拒絕你的請求呢？你曾經教導我要按照功勞大小來安排官職等級。如今你又有什麼請求，這將讓我聽從哪一種意見呢？」申不害於是就離開客舍前去請罪，對韓昭侯說：「君王真是論功授官的人啊！」

申不害是戰國時期很有影響的法家重要人物。在韓國滅掉鄭國後，韓昭侯重用他為丞相，在韓國主持改革。他在韓為相十九年，「內修政教，外應諸侯」，幫助韓昭侯推行「法」治、「術」治，使韓國君主專制得到加強，國內政局得到穩定，貴族特權受到限制，百姓生活漸趨富裕，史稱「終申子之身，國治兵強，無侵韓者」。基於這樣的事實，我們說申不害乃是一位傑出的思想家和政治家應該沒有任何疑問。然而，就是這樣一位傑出的思想家和政治家，也難免心靈蒙垢，在某個時刻出現了「私心雜念」——試圖為他的堂兄求官。

申不害的這位堂兄人品如何、能力如何我們不知道，但是，從韓昭侯的話中我們不難推斷，至少他沒有為韓國也可以說為韓昭侯立下多少功勞。無功而封官這樣的做法本是申不害堅決反對的，可為什麼這時候他又要這樣做呢？很可能的原因是，他那位堂兄，是與他一口鍋裏吃飯、一起玩耍長大的，感情相當深厚，因此，當他飛黃騰達之後，堂兄找上門來求幫忙的時候，他抹不開臉；也有可能當他衣錦還鄉、食肥厚的時候，看到堂兄衣食無着心下甚是痛苦，所以，試圖利用自己的地位和影響「拉兄弟一把」。

其實不管是什麼人，誰沒有人性與人情？也可以說，只要是人，那麼，就會有親朋、愛幼、趨利避害的本能，就會在某些時刻出現「私字一閃念」。所以，對於人，尤其是像申不害這樣居於高位的人，一方面要充分信任，放手讓他去工作；但與此同時，又要保持一定的警惕，從制度上努力去監督他、制約他，讓他即便是出現「私字一閃念」也很難為所欲為。而在申不害當政的那十多年間，韓國之所以綜合國力得到了極大的提升，讓其他國家忌憚三分，其自身的能力超強是一個方面，而韓昭侯保持了相當清醒的頭腦，起到了一定的監督的作用，也應該是很重要的一個方面。

但是，韓昭侯這樣的「明君」總是少數，「昏君」則更多。所以，應對申不害的「私心雜念」的最好的辦法，恐怕還是需要從制度建設上做起。如何做？剷除古代專制，建立現代民主。而在一個屬於民主的社會框架下，所有的公民都會成為監督者、制約者；如此這般，「私心雜念」就只能只存在於人的心裏，而很難變為現實。



「私心雜念」公諸於眾進行「鬥私批修」，譬如說在勞動中乘老師同學不注意，躲到一邊「偷懶」；或者是明明知道教室的窗戶沒有關牢，但卻因為自己愛玩什麼的視若無睹跑開了。哪些是不能亮出來的「私心雜念」？譬如說，對班上某個面容姣好的女同學十分心儀；再譬如說，因為飢餓，在經過飲食店的時候忽然之間產生的試圖偷竊一類的念頭。

幾十年過去了，現在想來，即就是當年那些不可告人的「私心雜念」也沒有什麼大不了的；對於任何人來說，「同性相斥、異性相吸」是自然規律，愛美則是人的天性；溫飽，是人生存的最為基本的條件，也是人最基本的追求。因此，心儀某位女生，試圖竊取食物之類，算得了什麼？不僅如此，就是在今天，對於已經年不再的我，私心雜念依然難免；並且我敢說對於任何人，哪怕是居於高位、聲名赫赫的人物來說，也是這樣。

之所以這麼說，是因為我讀《戰國策·韓策》，讀到了這樣一則故事：申不害請求給自己的堂兄封一個官職，韓昭侯不同意。申不害面露怨色。韓昭侯說：「這可不是從你那裏學到的治國之策嗎？你是讓我聽從你的請求，而拋棄你的學說呢，還是推行你的主張，而拒絕你的請求呢？你曾經教導我要按照功勞大小來安排官職等級